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二

長洲王芑孫念豐

序一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詩序

天篤我
國家右我
聖人旣聖且壽
聖人康之惟敬惟誠惟夙夜寅念
祖宗恢鴻厥緒以庥賜萬世於是乾隆四十九年河防
海塘以次告功

皇上俞江浙督臣之請六廵於南莅厥成勞旣啟
鑾紓道　閭里躬升盥薦巍巍肅肅上儀炳作天下幸
甚幽明懽喜　臣竊惟宓羲畫卦黃帝定律皆始一以至
於六匹之爲十二演之爲六十有四迭乘再倍錯綜其
數極之無算而元會運世之統在焉蓋成於六者又始
於六也六者備德也德不備不可以爲美一者誠也元
德也惟誠不貳故不息
皇上躬乾元之德膺受大備得一以貞用六而始繼自
今時乘六龍以敷錫福於庶民亥時之對報答
天祖於萬斯年如日方出猗歟休哉蓋非尋常算數之

所能紀矣微臣躬厠膠庠蒙
國家教養之澤甚深甚厚曩者獻詩
行在仰邀
召試與乎文綺之
賜感激榮幸莫可名言今茲匍伏道旁得親望穆穆之
光踴躍蹈儛有不能已竊依古四言撰作千四百字指
事載實具紀
聖天子六巡之盛謹拜手稽首以獻

睿親王詩序

乾隆四十三年

上觀於

訓典睠念勳勞大褒開國諸王專惟攝政睿先忠王當

文皇帝

章皇帝朝恭勤篤棐作我周召實惟功宗輿國長久雪厥舊誣俾復故封於是忠王蹇蹇之節久抑伏而不揚者一旦明白於天下後世於時今王玉盈主人方以信邸世子奉爵爲公旣膺

新命復以材選入親宿衛出典宗人令聞令望休顯當

時芑孫伏聽下風歆嚮之日久矣顧不敢以名字輒通
左右今年夏從役熱河謬承存問一再乃始及門拜王
之辱仰觀風采退訪於所私知王孝友温恭出於天性
少稟承信恪先王之教恂恂修飭造次必於儒者自非
扈從奉使入侍太福晉夜分不命之出不敢出居恒能
自刻勵念
上恩厚益自力精於騎射每上蘭秋獮領事在諸王右
雅自嚴重不妄交接而禮下賢士大夫無聲色之好門
館闃寂如平人家於戲觀王之所爲忠王之流澤其未
有艾而我

國家時庸展親所由陶冶而成之者抑深且厚矣久之
出所作虛白亭詩一卷屬爲點定且命爲序其詩大抵
多適興而作無長篇大章而婉雅可誦說者稱焉若夫
諸侯王之義謹於禔躬篤於奉上王所自勵者甚遠郎
芑孫區區之愚所欲勉王於無窮者固不徒在詩也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序王之詩謹爲王申頌之

信恪郡王詩序

芑孫嘗序玉盌主人詩引大雅無念爾祖之言而慨然於睿先忠王之流澤長也久之主人奉信恪先王遺集以示且命序之伏念信恪郡王爲忠王六世嗣孫於我

太祖高皇帝凡七世矣

國家推恩宗室設爵有差當乾隆某年王爲奉恩輔國公以材能出任將軍由綏遠城調之西安所至有聲

上益器之會他支有郡王當襲遂以畀王襲王十二年廼薨說者曰王之襲王非故事也然

上聖明臨御五十年間未嘗肯以爵祿私於人也抑豈

私於王哉夫亦惟先忠王之勲勞是眷惆其食報不盡

而因以厚王閱二十年遂有丙申之

命然後知

上之厚王有由來矣而果非私於王也王生平頗好爲

詩其詩多流連光景似山林自適者所爲夫詩者持也

持其性情不流逸也王生貴盛而獨欲陶冶性靈講求

聲律寄意蟲魚草木之間則必屏靡曼而親風雅說禮

樂而敦詩書苞孫雖不及事王然頗識王家事王薨夫

人能教其子以有成主人起孤童承

上恩以光復忠王之舊然則王所爲刑于家以貽彼于

其後者有非詩之所能槪主人念哉無但自喜文字之
間以爲世德之求在乎此也

陳受之詩序

予少從當世之遊於松陵得二人焉曰陳受之趙開仲開仲之遊視受之爲密而其相好未有間也兩人者皆能詩皆篤於朋友爲諸生皆二十年受之爲詩謹嚴過於開仲其始受學於吾鄉沈先生德潛然自能不沒其性靈予不好沈氏詩而讀受之之詩則往往忘倦也開仲老不得志就教官於南中受之僅而一薦入京師與予同客董尚書邸中風朝雨晦其案而飯于是其游視開仲嚮時尤密予既落漠無所嚮得受之相慰藉落魄中受之之年又長於予意其意氣亦少衰矣而受之豪

邁如昔猶欲一奮於科名近者賃屋禁城仄顧況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之語名其室曰居易葢雖戲也而兼寓中庸俟命之旨焉夫言者道之枝葉區區之詩技不值絣絖業不抵販脂脫諸口而書諸手以遺向後千百世不知何許之人而不憂其齟齬者夫亦性情之相詔猶旦暮耳居易則有以安其情而無戕其性受之誠有得乎此方將泊然與天者游出入於富貴貧賤患難之中其猶委蛻也嗣是而託於音所至又庸可量乎乾隆五十二年受之出其詩屬予點定且曰序之明年予從董尙書出塞復以書來督促涼秋八月羽獵告期萬馬嘶

風縛綺將發昏燈照人汞夕無寐還念身世窅然自傷而有昧於受之居易之旨因遂書此以復之並質開仲以爲何如也

賜泉堂集序

白

憲皇帝以軍機處領政事常置重臣其下以內閣中書舍人入中給事由舍人入者後雖累遷或至二三品不出於今六七十年頗參擇他曹矣要惟舍人為本初於京朝官最名華要非通敏秉時才略之士無繇以入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間往往衣冠笑語望而可識而予與秦君小峴相交雖八九年彌久而未始覺其身之在樞要也君為人翛然自遠落落然不與時俗為取舍以　召試受知於

上爲舍人侍讀郎中生平以制舉文自負然一得於鄉試而已他試輒絀竟以詞賦入官其於詩作之特多當其得意蕭憀乎有遺世之音於古文辭性能而好之顧不輕作又時時謙讓以爲難未嘗自名間出一二篇示予雄駿絕出實有得於古作者所以立言之指而非徒其辭云爾也予既服君所爲力贊君君亦以予言始極意爲之爲之日進而與予相講劘日益不衰以予之遊於世與學士大夫以文字相劘切不爲不多未嘗數數遇有如君者也烏虖君於科名官職之利鈍便不便皆適然不置慍喜於胷中獨於學問文章則雖固陋如予

者一言而能使不忘於心契是豈君子之薄身厚志而不肯與世同盡者其立意大較然歟彼其自待也遠則求愜於己也難雖於文辭之末猶不能苟焉以自欺而況乎服官制行之大者哉君裒序予詩亦遂自裒所著爲賜泉堂集屬予一言比者詔以君爲浙江監司浙江善處也監司尊官也旨是釋扈從儤直之勤而有官方民俗之稽攄湖山風月之勝而有及物濟人之美君所自期與予所期於君者將不在區區詩若文而詩若文之所載而出抑有不可以涯量者已

翰林賦得詩鈔序

選賦得詩有膚備題目近乎類書者有專講作法近乎時文者比歲蒙古法庶子所刻同館試律則無二者之弊矣而其書又爲掌故而設讀者常苦其繁予今刪取三百篇別爲翰林賦得詩鈔所以爲此者葢欲學者因賦得一體以推見本原讀燕許應奉之篇有以見開寶廟堂之格讀王涯白居易科場之作有以識貞元長慶進士之風倉卒數言具見根柢學問之淺深于是乎載焉風澤之芳臭于是乎殊焉有志者究觀其故可以慨然而興矣雖然百五十年來翰林賦得詩之可誦者裁

在乎是即掌故抑豈不在是乎或曰庶子之刻三千餘首子刪之至於三百宜其嚴且精矣而不必皆精何也曰此論文之術也文章者本情而發各視其中之所存雖其工拙之故萬有不齊要其能者有時不工而無害也其不能者有時雖工而罔貴也譬諸班馬韓歐文之極詣然使讀史者但讀其封禪平準諸書未有能爲子長氏之文者也讀班者但讀其地理志禮樂志未有能爲孟堅氏之文者也讀韓者而但求之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遂能爲韓乎讀歐者而但求之范公神道碑外制集序遂能爲歐乎今夫人揖讓進趨折旋俯仰儀

之盛者也而精神意氣之微則常自露於其所忽文也亦然必觀其不必用意者而後用意者可得而識可得而學也且迹履之所出而登履乎欲知題目則繫乎平日之閲覽博聞而於詩無與也欲知作法則視其平日所爲之詩古文辭而於賦得詩無與也讀賦得詩者不過如揚子雲所謂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而已矣刪錄旣竣因以語庶子而書之卷端

試帖詩課合存序

乾隆癸丑之歳予爲　咸安宮教習下禮部試將自免以去諸故人勸而留之靈石二何君硯農蘭士相與劃宅居予爛麪衚衕暇日過從論文講藝甚樂也其年冬稍邀旁近諸君作詩課學爲八韻賦得之體十日一會會則各出其詩以相質及明年四月而止明年十月復舉是課迨今年三月而止其始不過三五比隣家厨脫粟咄嗟具飯迭爲賓主其後客來益多會益盛而詩亦益勝每課予與蘭士皆錄其本存之積日既久得詩彌富今年夏蘭士扈　蹕熱河予與硯農介夫錄藁付梓

諸君繼之公私拘繳卒無餘日匠亦僻事及今甫得九卷而予以宮學歲滿當出爲華亭教官不可復留矣輒遂以其書即行而各爲之序諸君子繫官於朝退而居業相觀摩其增進未可量文酒遊從之樂亦未有已也而予終當舍此而去予則何以爲情乎微獨予胥疏江湖之上將欲攜是編以自慰其索居即以諸君子之得予而樂亦必且失予而思異日有撫卷而睠然惜其人悲其遇者其不在於是編也夫

有正味齋試帖一卷凡八十首錢唐吳錫麒穀人撰穀人於同課中年輩最先故卷在第一穀人嘗自喪所著

為有正味齋集行於世世多推其駢體之文而予所尤服膺者乃其八韻詩也蓋人他詩靡不工然生峭之音新倩之色超逸之解以南宋金元與漢魏六朝共鑪而冶雖脫化幾變猶足以知其為西泠前輩流風獨於八韻詩則天骰自解一洗萬古真力瀰滿先射命中洞入題腠橫生側附衆妙孕包時而見若異軍蒼頭時而見若時花好女時而見若佩玉長裾時而見若仙巾鶴氅倏忽異狀不名一能予方瞑眩顛躓驚猶鬼神而又烏乎測之哉

芝音閣試帖一卷凡六十首長樂梁上國九山撰九山

與穀人同年進士萬次於穀人故爲卷二九山顓悟絕人入翰林以善清書有名養親家居十餘年然後還朝授徒輦下假館以居借車乃出落然若未始有官者其爲人温純而慤貞固而信一事一言旁皇周浹無所不到雖於八韻詩亦然九山入課稍後而作之甚勤每課同人出藁無多於九山者葢其斂斂而日進又如是也茲所存多卓麗茂密以博徵材以巧寓思以華縟盡飾以雕琢詣微讀館閣詩者讀九山詩而于是躊躇于是滿志矣

存素堂試帖一卷凡五十首蒙古法式善時帆撰時帆

長子二歲而次於九山故卷在第三時帖用漁洋三昧之說言詩主王孟韋柳又工爲五字一篇之中必有勝句一句之勝敵價萬言其所學與予異而過辱好予有作必就予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一種首以示予予偶弗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帖以予言告予始獲聞之而悔前言之過世亦有沖然者學如是者乎時帖於八韻詩獨不言王孟韋柳應用之格當時之體皆同課中所寡有也然以其居遠逢課或不時至或至而不及爲詩是卷所存大半皆舊作及應試應　制之篇云

芳草堂試帖一卷凡一百首長洲王芑孫惕甫撰予既齒亢時帆亟不獲讓遂爲卷第四予前家居爲諸生十年非考試不作八韻詩亦偶以獲賞鉅公初不自負及來京師始覺此事爲當今所重猶未暇措意也既
召試入一等以詩賦爲名乃稍稍爲之及是與諸君同課所作始漸多矣予聞講試帖者皆謂與他詩異能試帖不必兼能他詩予以爲與他詩同且必他詩悉工而後試帖可工必有韓杜百韻之風力而後有沈宋八韻之精能是耶非耶予無以自信也是課始起予最年先作詩紀事諸君和之繼而時帆至又繼而九山穀人至然

猶次居第四爲庤此增予長年之悲又重予弗殖之懼也

知不足齋試帖一卷凡六十首南豐雷維霈筠軒撰次爲第五課中諸君皆與予有素惟筠軒以同課始相識其爲人默而好深湛之思意有所屬目光上視瞬不得轉攖之深深索之杳杳思路既窮忽然穿脇而出語必驚絕每課常先至脫槀必最遲燭上會食時時團坐以待筠軒蕃慘憺經營出於其性筠軒又好星數之學往予同縣陳子展基成以此學見稱東南與予爲忘年交甚愛予然爲予占事輒不酬因語予曰凡數學非汞之

深必不酬索之太深者亦必不酬子展通人也晚不得志而自託於管輅之流其言宜可信筠軒通其說詩且益進矣

方雪齋試帖一卷凡八十首靈石何元烺硯農撰次爲第六硯農先在詞館習清書旅居戶曹無緣作八韻詩故舊作無幾所作多課中題目硯農之詩渾灝流轉從空而下一氣相生一筆迅掃尋本植幹播蘤發條咸得其序鍊而不至於碎雋而不傷於雅雖其才敏勝子而詩格在同課中與子爲近其作字好用歐陽率更體又與子同其性行醰粹非子所能及而樸厚肫懇之致則

予亦庶幾焉凡共業者多阿私同趣者常徇愛矧又相尋於久故相處於朝夕然則予之所以稱硯農者人且以為蘧言而好人之與爲同也

桑寄生齋試帖一卷凡一百首江陰王蘇儕嶠撰次為第七始予未識儕嶠讀其賦而奇詫之已而儕嶠至蘇州常主予家自肄業紫陽書院及來成均出入必偕其燈火筆硯主文者第其名輒互相先後戊申津門之役偕見於

上同日被

旨皆賜為舉人同課中無如儕嶠為舊矣予常泥古而

不通於時儕嶠意主投時而勿背於古其好博覽與予同然予善忘而儕嶠善記予志於古會不得古人一毛髮儕嶠從今遽爲今人所稱好甚矣予之不如儕嶠也其爲八韻詩靚麗深穩尤工於此附以指喻非指從佤離析亂中膠合無縫渾然天造不知所繇所謂人巧極天工錯信有之歟

蛾術齋試帖一卷凡一百首大庾李如筠介夫撰次爲第八初介夫見予詩大驚服因以其詩示予予又大驚服以是相訪相譽頌也然介夫沉沉靜默而予疎於口予性褊峭而介夫淵中介夫以文字示予予必有所釐

正予支示介介夫介夫夫不予正也予殊恨之同課諸君或
篤於古或趨於時惟介夫豢會其中央以古人之雄直
運今人之婉約潭潭深思潄滌牟籠豁然著紙奔書有
聲擢肝掐腎轉成渾融予足迹未至江西見南昌彭公
讀其文辭而想其山川之雄厚至於巖厓刻露洞壑崎
岈迴谿枉渚流沫成輪響若操琴渟若懸鏡森疏秀潔
之狀於介夫覩之矣
雙藤書屋試帖一卷凡百二十首靈石何道生蘭士撰
蘭莫少於蘭士故次居九蘭士取科第早入工部爲郎
勤於其職終歲無一二日休澣而慨然有學問之志其

爲詩疎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之間自謂八韻詩猶未足以稱其他作因共爲課每課蘭士詩必先成最爲敏速所作特多故所存亦多皆出於簿書期會之餘偶有商榷應時改定以予束髮好議論與海內學士大夫相可否亦未數數遇有蘭士其人者也其爲八韻詩淸新流利脫手如彈丸而淸雅多姿隨手之變動成折宕其天才弗可及矣雖然蘭士所志者遠豈能區區以八韻詩論之哉

薊門遊草自序

薊門古九邊之一今
東陵後龍地也陵下有聚落自爲城曰馬蘭峪出峪東
北行十里復見聚落曰馬蘭鎮鎮爲總兵官所駐峪爲
守
陵百司所在領以一王一公一大臣號三總理大臣者
內務府大臣所謂包衣拨班者也舊制三總理知內事
總兵官知外事不相入乾隆某年今成都將軍義烈公
保寧爲總兵官
上命以鎮臣領包衣拨班事同掌總理關防于是總兵

常選用重人昭信伯李公自福建提督罷還
敕視事如保公例公之之官也挈子弟以燕以偕至是
三年矣予既抵通州十餘日弟來視予且道公念予甚
切予亦夙聞薊門山川之雄濶
五陵之巨麗龍脈之壯且大諸司百官苑囿府庫之富
且繁麋鹿熊虎鷹雕雉兎牛羊花藥奇草怪樹蓄産之
瑰瑋博碩也翹然欲往遊焉遂聯騎謁公留二十日而
還朝夕所踐皆古戰場其間荒臺廢戍猶漢唐遺跡今
或爲礮房或空然無人居亦頗考尋前代用兵故事求
其所以得失者而父老無復知之者矣包衣按班牙門

在峪中不可居公仍居總兵官㕔㕔壓山腹後臨邊牆
有缺處即馬蘭口也有一亭當山小平處予日往眺焉
口內口外諸山盤盤鬱鬱起伏奔走來朝於
陵雖甚晴霽風雷在壑煙雲秘怪恍惚萬狀望其氣皆
成龍虎商之頌曰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周之頌曰於戲前王不忘今馬蘭去京不三百里
猶古邦畿也古之遊邊塞者往往作清商變徵之聲而
今之至于斯者震動恪恭肅然見龍旂大糦之儀宵然
深
烈考

文母燕天昌後之思慨然於天命芒芒外大國是疆之不容易而慄然念民之所止抑豈非因乎其時哉歸而錄次所得詩若干首編爲一集命之曰薊門遊草序其所繇作如此

制義自序

乾隆辛亥楞伽山人自裒所爲詩古文辭以若外篇雜著錄而編之釐爲若干卷是年夏從役熱河遂及制舉文山人於制舉文講之頗久而爲之頗少山人試於時二十年未嘗一得當人故不以制舉文推山人山人亦不以制舉文自名以其嘗耗日力於此也又以世宿其業流傳之有緒也聊欲稍存一二以貽後之君子於是裁取八十篇錄石執如泰淩滄二君之序冠於編而題之曰淵雅堂制義古人一書不兩序二君作序相去蓋十年矣所序之文非一編今乃合而錄之故序亦合也

山人之學不務欺世其爲文章好深湛之思又好極其大窮其變雖於制舉文亦然自宋熙寧以來至於今作者之所爲靡不覩靡不學故其體頗雜山人持論矜愼寡許可律已甚嚴自定其文所欲存者不過十許義顧篇少不能成卷不得已并其所不欲存者而亦存之好醜雜陳體製俶異頗有微情獨獲可質古人者亦頗有蕪義巵詞不足以欺後人者山人始欲取其所謂十許義者別爲一編以自表其生平祈嚮之所存已而喟然曰文章如面古人嘆之吾之於古人猶旦暮也寧後之人而不我知乎使其知者靡不知也若其不知表而出

之猶無與也今學者所傳先正之文其讀之熟者往往
非作者當年所極意先正無如何也蓋今學者之有事
於制舉文其意固求舉也非求文也吾以論文之意餉
求舉之心不亦僨乎雖然此讀者之恥也非作者之憂
也後有知言之君子固將自得之矣於是罷不復分而
編其目如左

寫韻軒小藁序

楞伽山人既自編詩文集若干卷幷錄其婦墨琴所作詩賦雜文爲二卷附其後題曰寫韻軒小藁而爲之序曰墨琴年二十三歸山人爲繼妻會山人家居不得意欲爲成均之遊墨琴亦欲從其父母於京師贊山人北行居輦下於今七年其父官貧山人以諸生從事公卿間在家日少又性耿介義入不足以資朝夕墨琴數舉子殤其二存兩男皆自保抱搦挏作勞貶損衣食居恒掃一間屋紙閣蘆簾篝燈繼紉能自刻苦不以貧故憂山人已而山人自成均獻詩

行在引見
天子賜之會試又再試再不第因求爲　咸安宮教習
而墨琴之年亦且三十矣墨琴未嘗讀書無金粉之好
所好作詩爲字自歸山人困苦中日不暇給遂棄不爲
顧山人有詩名復以書稱於世人或持縑素求山人書
者必兼求墨琴書不得已置硯土銼菜甖之下磨墨伸
紙作小楷數十行主者藏去以爲榮墨琴亦自樂之無
倦色以其自喜文字之間自幸得託於山人而山人久
困不能有以達其志區區所作詩若文雖未足與古之
列女相較論猶欲裒而錄之庶幾附山人以萬一有聞

於後其未嫁以前之作山人輙所改旣嫁有作或經山人點竄或竟山人代爲之者時時都有因槩已流落人間今亦概與存錄俾後人有所據以考焉

弟聽夫闘遊草序

吾與弟出接人事於今十年吾居奉母爲進士業而弟從當世之務御吾父之四方結歡賢豪持馬鞭相揖中間從昭信伯李公遊久公所至無不至入都仰瞻天子宮闕鉅麗東放乎瑯琊觀蓬萊海市金銀樓閣幾望見之射獵八公山前考問句陂屯田逆潮錢塘几席冉東諸山歸投壺泖上擁樓船踏溟渤彈壓蛟鼉遊之壯者不勝計奚闘遊足云弟豪健習勞苦公騎則學公騎公射則學公射蓋中於多好喜出萬難試所不習固其性生吾與父母皆甚恨之其入闘墮馬絕壑幾死

舟觸石碎幾死意豪健少挫又年益長大意氣平當知自攝節不爲物遷而書來則又以詩鳴詩曰闆遊草公命之也公序之曰子之來遊我之所以樂也弟自序亦亹亹言闆遊之樂夫弟以新婚遠出關河風雨吾與父母瞻望嗟來之久矣既有以樂公復有以自樂吾與父母皆將喜之不任而恨之哉烏虖吾爲進士業職於詩耳而耆艾年先者往往睢盱相視河漢其言故悔而生沮遂欲戒之不作而弟復爲之爲之不已其又召悔無疑也則吾與父母誠將終恨之也雖然吾職于詩者也弟固豪健非職於詩者也則姑以詩磨鈍其鋒耗傲其

力由是而之乎庸庸之途入乎無所短長之數而吾持詩戒益堅繼自今必且出入大利吾父母安樂壽考又各生兒子長養壯大租書田券穰穰左右奴婢醉飽作富家翁稱官人如是抑豈不吉祥甚善矣乎則此閒遊一草其兆也吾與父母豈惟無恨又日祝之旣爲點定且書以勉焉

此文作於十五年前既以文不足存汰去嘉慶元年聽夫死呂堰之難遺槀與衣裝皆燼於賊後之人將孰知夫聽夫之嘗有詩乎乃復檢此槀存之夫詩固忠臣孝子之所爲作也然自古忠臣孝子之無詩者

亦多矣聽夫之死上者邀　朝廷褒卹下者學士大夫相與紀載詠歌其事自可以不朽有詩無詩何足爲聽夫輕重惟余以原隰死喪之餘抱風雨飄搖之感其恨有不能終已者錄此入集以示子孫使知汝鳩臣扈有序無篇華黍南陔詩亡序在猶可以識其名想其意云爾烏虖余同産三人季弟約夫桐孫甫冠而夭其遺藁今亦無存猶記聽夫在閩時約夫寄懷詩有茶爲客來頻檢幾棋從兄去日生疎之句併附於此嘉慶三年三月朔鐵夫自記

波餘遺藁序

嘉慶三年春余重編文集復錄十年前所作亡弟聽夫閩遊詩草序入之而引汝鳩臣扈篇亡序在之說識其後意謂弟之死難裒齋俱燼其遺藁不可得問矣其年四月自華亭還家葬其衣冠見家中敝篋一扃鐍繡澀問之家人云弟在興山罷官之日倥偬治行雜取亂書投其中無可用者故其再出不復攜五六年來亦莫啟也余發而視之果皆方書邸報及案牘雜紙無他物而弟前所作閩遊粵遊二草嘗寄余點定者皆在其中唯入楚以後之作無存焉揆厥所繇蓋經余點定便自重

錄別爲潔本而塗乙原文廢爲棄紙遂狼藉誤投此箧耳烏虖事固常有天幸弟之罷職輿山由於吏議之誤非律所當得其罷出非意錯愕不知所爲倉卒持家人以歸而身自入京投牒再起初不料也然使當時吏議如律官不罷烏有無端送毋與其婦還家之事卽或不爲呂堰巡檢而不入呂堰之難亦必無逃於輿山之屢陷而鬬門殉難禍且有不可知區區此一敝箧有不與人琴俱化者哉寘寘中若故爲先罷其官趣之歸以抹毋婦闔門之難又倥偬迫蹙其行使不及詳審以投此於塵煤斷爛之中而遺稾亦得具存今雖肝腦塗地其

所歸戰袍下裓及裏衣血殷黃點細若歎者浸江中五
十日更澣濯終不脫去遺藁亦從滅沒中復出生前欬
唾猶得少留彷彿於人間謂非天幸而能然乎弟於詩
所涉淺其死也上自
天子手勅褒之曰可嘉之至其下公卿大夫士相與紀
載詠歌其事其傳無藉乎詩有詩無詩皆無足論惟余
抱隻翼之餘哀撫遺言之如在有不能無盡然者因於
暇日手自校理錄存百篇俟其所後子嘉福長而以與
之俾世藏焉閩遊粵遊依時編次題之曰波餘遺藁若
以其再入楚時嘗用自牓其室而屬何君蘭士爲作分

書卒死橋下此槀僅存亦若爲之先兆云爾其五七言古詩無足覯者遂不復錄是歲八月朔日兄芑孫序

淵雅堂應奉藁自序

芑孫至京師客於今大學士富陽董公者六年客於睿邸者又復六年中間往來故梁文定公及今韓城諸城南昌內直諸公之家歲歲出關居熱河尋常皆在淀園私爲諸公代手其後充　咸安宮教習別居南城則又出而與館閣之士爲遊故雖官不挂朝籍而自乾隆五十年以後

朝廷有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竊與其間閱歲

上謁

東陵

西陵幸盤山湯山以暨
時巡方嶽至於五臺至於津門輒從諸公後車之載因
之賡和
御製以逮進擬文字奏上羣書應用雜作十餘年中奚
啻千篇往往直舍戴星穹廬壓雪傳呼催問迫窘詰屈
紙落如飛不及自存藁本乙卯去館注選華亭乃稍自
錄其近藁數篇以歸意謂海濱人士欲知臺閣體裁必
將有肄業及之者及到華亭其士皆手挾墨卷一通高
踞村塾足已自是不知爲文與之道古則色然疑與之
言今則色然駭資章甫而適越無所用之今姑錄弃篋

中他時有爲余重編文集者或稍存一二或竟從删替皆可也

詹鱗飛獨繭詩鈔序

詹子鱗飛以徽婺之英僑居吾地自其少小揚䕫脫穎翹然輩中長習諸生家法會

天子南巡獻賦者再頡頏鸞凰翔譽輦下其平居急朋友信然諾造次不渝亦一振奇人也閒好爲詩其詩務在嗚聲躍色大抵沈休文所謂易誦而賞譽者此獨繭詩一卷篇體光華洋洋甚綺歟句爲春則花新葉早縱心極暢則劍拔弩張闌玉潤珠涉目有獲鏤金錯采措手綦難嗟乎妙哉然鱗飛屬序再三而余若故難之何也誠以鱗飛振奇人也少陵有佳句之嘶于雲有少

作之悔予之序鱗飛當有待矣而鱗飛請予益勤無已
則爲君頌所聞乎詩之爲事不在高談求端晉宋亦云
易誦矣然士衡示緣情之教東莞垂體性之篇體性之
子自有清華緣情之主要歸虛靜誠以水性虛而淪漪
漁山體靜而紫翠生此範德之宗而亦筦爻之樞也旣
氤氳乎情性必杼軸于悲愉元解之宰定于語先獨照
之匠運乎言外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不惟一篇之內逆
萌追勝而且一集之間要終原始此又馭文之操柄也
至于宋裁唐製呀啟千門魏體漢京鎔歸一範辨源涇
渭之流確量權衡之下事則師古辭由已出斧斤時入

非曰伐材區畛徧歷將求識路凡先士之茂製皆以發
吾人之本懷此又尋文之蹊要也酌此三物貫以九變
然後望今騁路希古窮塵廼稱能耳不然情數詭雜體
統遷貿徒爾鑴華亦聊可觿聲壓路而已譬諸草木陽
春三月拔然絢望協風告劬紅如之何矣積雪在陰綠
如之何矣鱗飛意氣聳邁餃無留賞車輕御良一息千
里他日者長慶之集副在名山呂覽之書懸視通國必
有進乎此者吾慚元宴夫猶泚筆俟之焉

湖上禊遊詩序

三月三日都轉運使南城曾君以舟觴賓客于湖上春波淼然一篙拄綠經陂陀入迴奧披蒙茸坐森爽酌泉桃花之庵憩步延山之亭晚飯虹橋把炬迺歸是日也番風轉厲襲裘未脫襯草猶短園華不穠而遊人士女水檣陸騎翠袖朱纓彈箏博簺酒旗鐙幔絡繹載塗聯翩未已爰惟禊遊之俗原本風詩自華林曲水公讌相承蘭亭蓮池私懽遞接中間因寄所託隨遇不同義取乘和濯絜以蠲邪祉于是今

皇帝御天下六年矣泰平累洽靈蠢由庚蘖芽雜發萑

苛滋蔓未遽掃除所在餘擾惟茲江介號爲樂郊而揚州又東南風雨之交也秦棧宿師楚甸告飢繇是有汎舟之役繇是有輓饟之郵君司其筦旁午爲勞迺以其閒攜茵命席用酬風日白服之舫一肩之豆無笙匏之錯陳無丱妙之侅侍獨與二三君子瀏覽江山抽豪命牘慨然而賦豈惟示儉敦好式此聽瞻夫其感物造端風趣所存固有未始見於曩賢者矣夫君子之行有追踵昔軌亦有貽貺方來是何宜無書于後賓客既相與和歌彬彬咸具余以居憂輟詠序其事云

論語通故自序

國家著令以四書造士論語用朱子集註而邢氏皇氏兩家之學頒在學官錄之四庫恭將博天下於鴻通之路非局之一說也顧集註今世以授學童爲訓課而邢氏皇氏之書或不皆讀讀之者又務尊漢以絀宋竊以爲皆非也自古說論語未有過於朱子者朱子以前諸家其義皆不敵朱子之精朱子以後諸家其言又不如朱子之簡凡宋以前義訓有宜存而不可廢者集註固已采入偶或棄遺在朱子亦自有說要所異同實無幾耳往余忝在學職輒以兼通古訓刻責士流士多苦之

咸謂邢氏皇氏其辭繁密涉目彌年瀏覽勿竟不得已妄為捷法取邢氏皇氏二家之與朱子異同及其剏引曲證溢於集註之外者錄置上方而其下悉仍朱註不移其次謂之論語通故一開卷而漢宋諸說列然並具不待更端盈尺之籍縮歸片楮一晝之讀功抵兼旬中人以下靡歎望洋矣會肇錄方始旋更多故作輟未就及是杜門巷處乃克終之寫付家塾作幼子嘉祿日課區區睆睆舐犢之私傳業而已無足問世然芸生稟賦不同敏鈍斯判中人以下肄業及之或亦听然有樂乎是耶

孟子通故自序

論語通故既成次及孟子而遲之又久者以孟子舊註在今惟趙氏一家入正義孤行於世而邵武士人之疏繁陋不可讀宋以前解孟子其佚見於他說者即廣其例蒐之終不足與論語妣轍肇者數年比得闕里孔氏繙刊宋本趙氏章指一書爰就其見删於朱子者葺焉朱子存論語舊註無二三獨於孟子録趙註十七八所懸殊者無幾故茲編所列止於是也方今士無賢愚人人皆驚爲漢學每得一漢說輒據以攻朱而余自讀漢說益以見朱子酌義之精裁制之密此可意得神會而

不容以口辯者也按隋書鄭元劉熙註各七卷世久無傳近雖有掇拾劉註者寥寥殘瀋多與趙同無關出入卻孫宣公序音義所稱陸善經註者亦復微絕而趙氏原書章別其指者雖僅存於正義又多被刪併滅沒藉孔氏繙刊獲覩完本而孫氏音義中參引舊說頗存陸註故擇取宜附者附之其疏文之小有發明者亦不以邵武士人而廢也抑世有兩闕憾一孟子正義一宋元史二百年來通儒碩士莫不願奮筆其間或志之而未及爲或爲之而未及竟或竟之而旋失其稾類有物焉以敗之往在京師餘姚邵學士晉涵作孟子正義未及

半而殄豈一書之出固需時會悠悠函寓來者無窮豈有起而成之者輒因序此并及之云

大學通故自序

自四書之說興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俱爲科律階以進身余既作孟子通故因及大學朱子解論語孟子所異同在註而大學之異則在經文苟非並列經文其異同之指不可見故變例以經文大書用鄭註分疏其下孔疏煩碎今刪取尤要者著之其無所引伸而徒爲冗長者弗錄凡欲以簡省便初學爾大學一篇流傳千百載何必果無錯簡第就古本隨文讀之義亦無害

朱子移其章次別加編定有不可通則爲之補傳匪啻
自作一書致啓後人攻訐近代諸儒或兩不從而別爲
之說意在彌縫更滋瑕釁姑弗暇論在今學者所宜知
獨古本與今本耳竊謂今本四書中之大學也古本六
經中之大學也四書中大學自爲程朱一家言其義理
程朱一家之義理也程朱義理之學實有畢世莫殫者
六經中大學則先儒循誦襲傳之一篇也其所訓釋略
與他書等今本大學窮本反始或童而習之皓首不知
其解古本大學則中人以下三日之課耳余爲通故不
揆一辭聊俾童蒙易爲披檢欲溯古者循其上而覬之

欲沿今者循其下而觀之何去何從孰得孰失知其解者固不容聲矣

中庸通故自序

朱子於中庸所分章第與鄭迥別欲存鄭說亦不得不并列經文故今玆通故之作與大學同例義理之學至程朱極矣中庸其尤粹者元明用其書取士士之有立于世未始不燁然也用之久而庸衆觿散者出乎其間或專固而不通於古或譾陋而弗達于時其甚者樂辟雅拜以取厭憎而濂洛關閩之說爲世所不樂聞自近數十年一二聰明英杰奮然追尋鄭許賈孔之說旁稽

湮墜蒐獵殘賸而漢學遂盛行于世然自漢學說興天下士大夫文章氣節與夫風澤芳臭之間槪可覩矣宋儒之學必內諟其身心而外嚴於義利余少時所見耆艾年先雖不皆醇儒猶拘文牽義而勿之敢肆中歲所接高名之士著書滿家而夷考其行往往嚮者拘牽之士所弗屑爲晚歲閉居究觀終始不過由塾師弇鄙不以古訓授學童使聰明英杰者得傲以所不知而張其說其實漢說具存鄭孔所傳如是而已曾何足以自旌乎今所謂漢學不出東漢東漢之世崇尚七典謂之內學及其末造亂亦由之鄭雖魁儒生乎其際求繇自異

以漢之內學與宋之理學相提並論而審其是非擇其
流弊之輕重學者宜何處焉余作通故將爲學者道古
而與講漢學者異指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夫

長洲王芑孫念豐

序二

適園詩藁序

余與雨窗未見而相識旣見而相好也將别出所爲適園詩示余泠泠然若泉鳴礀而風過松蕭蕭乎若葉之脫於木鸞之嘯於空鐘磬之發於水上使夫讀之者若與惠休齊已廬山諸道人以若王孟韋柳之徒接聲欬於古松流水之間抑何神情之妙遠耶往在京師鐵侍郎法祭酒皆欲論定滿洲蒙古八旗人詩與余商榷侍

郞所輯自我
太宗皇帝崇德建號以來作者數千人祭酒則隨所見雜書之意以備　當朝掌故博蒐旁獵無所於擇然以余觀之其閒能自立家者匪啻四五人其篇句有法可傳誦者匪啻數十人今試以兩窗之詩置諸此數十人中未見其孰爲可否夫一代之作後必有傳然則兩窗之詩其非一世之詩也審矣兩窗二爲知縣有治聲其知吾郡之震澤縣余方爲諸生家居親見之其爲邏使之日久當官而行具有可紀其爲人恢疎而有氣節廉而有體仕不爲家有無悉罄於朋友所宜樹立於將來

者未有可量其於
本朝蓋不當以詩見即雨窗未嘗以詩人自名而余顧
喋喋稱其詩者誠以雨窗之志略雖不能詩猶當爲有
數人物而其於詩又有使人慕悅如是者信乎非一世
之詩而其人亦將必不肯爲一世之人也已旣與點定
書其語爲之序且以諗侍郎祭酒

鮑氏宣忠堂支譜後序

曩余從役潡河識鮑侍讀勳茂日者南還次揚州㞐太公肯園先生一再枉存將別出示所爲宣忠堂支譜會余公私多故卒卒未暇以觀其年冬擕之華亭始得瀏覽數四既校定可繕寫乃爲書以復于先生而序其後曰譜之爲義自宋歐陽蘇氏以降講之益精法益臻備然舊門先胄大抵積世蕃滋譜之不易其事非賢且有力莫能爲賢有力者不可以時得也遠或百年近或數十年僅而得之迺始追尋放失裒集遺聞其於奠世系辨昭穆以若生卒葬埋婚殤遷徙之間往往有遺不能

知疑不能明雖其人賢且有力勢亦無如之何也今先生之家故有宗譜又特於宗譜之中本其所自出析爲支譜支譜成書又簿正其生卒葬埋婚殤遷徙之事俾守祠子姓嗣而書之以時稽覈勿使軼脫其爲事近而易周其用力省而易辦使他日修宗譜者有所據而考焉不亦善乎余家譜自先文恪公以來餘三百年始一重脩艱難蒐討積數十寒暑猶且舛錯淆譌無所不有假令當日羣昭羣穆孟氏叔氏有若先生其人者出乎其間各就所系月要歲會具爲張本則族譜之成不過刪併纂輯一書史之勞耳安用紛紛哉余讀先生書又

願與凡爲族譜者告也抑余按周官登民數取本于閭史之書蓄由其近而易周省而易辨故歲終可獻然則支譜之名雖不見前賢著錄而其法實於古有會且使其家子姓誠能善體先生之意而書之勿懈益勤則小雅詩人戚戚具邇之思亦即隱然載乎其間豈非所謂協諸義而協者耶先生起窶藪中饒其家肫樸不改其素禮接賢士大夫惟恐不及雖懵學孤介如余者先生猶若有意乎其人是可以想其風概也因樂爲讐勘而識之如此

藝芸館詩藁序

芑孫年十二三則知吾家有族祖再陸先生其時沈先生德潛方以詩有大名於天下而先生實從之遊然芑孫少未接人事其後先生爲四方之遊最後就官西中迄先生之歿芑孫無繇得相見亦未讀其詩也今年春其子族叔父鼎伯庚伯熊伯奉遺藁抵芑孫于華亭乃爲甄錄若干篇刊版以行而爲之序曰先生爲小官甘肅十有七年其莅下不苛察好與上官爭可否爲洮州撫番照磨持刺謁所隸同知閽奴索賄不與通先生怒拂袖逕入一同知駭先生所讞案諭指邀先生獻馬先

生曰案可駁馬不可得而有也卒不與為兩當縣典史
縣戚秉令出自以其私拘繫伶人先生擲其牘不判為
嘉峪關巡檢為民建義塾于關堡修起肅州節孝祠其
他所建明别白多一時利害以是材于上官亦以是時
時見絀烏虖詩寧有殊術哉其人也異乎人人則其詩
必有以異乎人人者矣芭孫未嘗得接先生而聞之西
人及鼎伯兄弟之所述如此先生為詩甚刻苦其始學
由沈先生入久之服習于唐宋大家倜中挺挺不撓之
氣又有以發之故不為一家之說所囿讀者自能得之
不具論烏虖吾家于是讀書積三百年矣自先文恪公

贈光祿公而外文字在人間者至少若景雍先生以樸行高節勤中咸中二先生以德藝風流照映一世往往從他賢著錄僅聞涯略而家無傳本其遺文軼事余亦不得而網羅之也因是追惋當時子弟曾無一人焉少加裒集悉歸隕棄今鼎伯兄弟山居食貧不遠數百里就余商榷以無墜先生之志豈非能讀父書者乎而先生亦可以無憾矣併附書之以勵族姓

嶺西雜記序

嶺西雜記者吾鄉王慧音先生孝詠居嶺西時記其山川民物方言土俗又自道生平所得或讀書而有聞于古或治事而有見于今咸以筆之于書書以嶺西名不專爲嶺西作也先生爲諸生久不利出而爲遊遊必擇所主尤與故長沙陳恪勤公相厚善公歿而先生翛然享大年當雍正乾隆之間大有名余生後不及見先生讀其書知其上下於古今之故深矣今去先生世又數十年時移事易所著利害或不相酬要不失爲當時有識之言非讀書通變之君子無以爲也余聞鄉之故老

爲幕遊者絕少其人雖不皆有學如先生必嘗讀書仕宦不得已而後或出于是不以爲業今則閭左無食之惰民其於士農工商無一可以自占焉者皆相與濫于其間由是蘇州人之名此業者亡慮千百且遍天下烏虖吏道雜而官府之政不清又豈獨吏爲之乎吾鄉士大夫舊以文學行義自敦飭家居類不肯干謁官府其細民精治一藝俯仰自贍無願乎外顧獨有此千百紛紛者攫食於皁隸胥徒之閒乃不自耻而侈然且以爲得計此豈閭閻之小故乎詩云悠悠我里亦孔之痗余讀先生書其論讀律大旨及甄别幕遊之說未嘗不三

歎也先生歿其子若孫爲諸生不能遊家日落其孫文浩出先生書請爲序書故有吾友石君執如序之矣因書余之所欲言者附其後此亦先生著書之意已爾

二十一史言行錄序

余年十九與過兄穆君皆事里中吳始乾先生學爲時文穆君長余七八歲兩人者志相得也暇輒相追從縱譚今古盤礴顛倒而不厭其後穆君棄科舉貧無聊益自力於讀書余困諸生北遊別且二十年復歸相見余既摧撞自廢於小官穆君亦鬚髮蒼蒼然白矣問卭別來所著知有二十一史言行錄一書將以屬余爲序然余自到官非有事不輒至家至必公私敦迫不復能與穆君盤礴顛倒如二十年前亦未見其書也日者穆君寄所爲凡例目錄示余以書督問前諾而曰吾窮居

二十年多遭拂逆不能無反求於身心其始鈔撮諸史不過欲多識前言往行默自約飭以期寡過日復一日卷帙增多乃益推而廣之以成四十有二卷要不外於自治而已烏虖如穆君其可謂篤志者乎世之為史學者不求諸名物度數瑣屑異同則求諸治亂安危之迹摭尋成敗其瑣屑異同者常自附於考訂之家其摭尋成敗者或自詭於經濟之學夫名物度數不可勝窮其異同不可勝辨而經濟非有所藉手不可以見其端唯言行本諸身心而為治亂安危之所從出古人之學未有無得於身心者今穆君是錄蒐采極博一歸於自治

使夫讀之者隨其高下淺深窮達之所之而咸有以致其學不誠有合於古聖賢所以立左右史而爲之記言記動之心也哉余於史事涉之淺於穆君之書無能有所商榷贊助獨本其意爲之序且有慨於二十年來兩人聚散盛衰之故亦以見君雖不得志而著書力學足以自慰余殊對君而有媿也

槐廳載筆序

祭酒先生既譔錄
國朝以來試士令格及登科人名姓以爲淸秘述聞之
書又雜集科名故事之見于紀載可以廣覩聞備蒐討
者別爲槐廳載筆二十六卷而屬芭孫爲之序曰士無
賢愚以科目自進于茲千餘年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
民以若不世出之士不容無出乎其間故其選雖隨世
輕重卒莫敢一日以去之
國家又監古而精其制立賢無方無間滿蒙漢人並充
員位惟其材之任爲公卿大夫非必一斷之以科目顧

士自以其私爲積重凡所見諸紀載猶獨科目爲詳然其爲人也多而難記其爵里出處以逮遺文軼事往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有不勝其舛錯者苟非有人焉以時綴輯都爲一編則必其人之賢且有能然後能赫然自聞且挈其同舉之名氏以偕聞于後而其他僅僅託命于一卷題名之錄者幾何不與時憲之書戶口之冊年新月換以俱入于壞爛澌滅之中此祭酒先生所爲書之不一書也自古理化以人材爲進退夫旣以人材託之于一日之試又以試之得失託之于一日不知誰何之試官而今日所試之士又爲他日試士之官其弊

于世誠不爲輕𡸁矣今試合前後節次之觀夫賢有能之出乎其中者若而人則試之得失可得而知矣賢有能之佚乎其外者若而人則所謂不知誰何之試官其賢否于是而在矣祭酒不惜數年之勞排比爲書將俾已往者列然有所可鏡而後來者亦知所欣悚媿勉以無負

朝廷所以磨礲造就天下人材之至意又豈徒述榮觀資話譚而已耶𦤎孫不幸材下歷十一試無所知名猥蒙

高宗皇帝召試引對被

旨得與天下舉人偕會試卒不見收錄于試官猶幸獲守一職以養活于侏儒聾瞽疲癃之中今茲犬馬之齒四十有五無能自進于科名矣雖不敢引賢有能之佚乎其外者僭以自擬要于序祭酒先生是書非芑孫而天下誰宜爲者乃不辭而書之

董芝林遺詩序

往因同館婺源汪君一林以識其鄉人董君牧塘別五六年不相聞頃余還自京師牧塘以書抵華亭且致其從兄芝林遺詩屬爲序將遂刻之以行于世余初未識芝林及是發其詩錯綜橫騖于古今人不屑有所依傍攀躋嶮巇涉獵閎奧自示餘勇不顧蹉跌其于詩蓋可謂耆之篤作之勤者惜乎不待其成而遽齎志以歿不獲使讀者躊躇滿志以推極于作者之林可哀也已牧塘書述芝林在時內行醇白又能以醫術活人晚從試吏墜車折足猶竭蹷自勉終試冀博一第以歸榮其

鳥虖是則芝林之所爲不遂而可哀又且不止於詩也昔望溪方氏嘗言一世中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惟大興王源與山陽劉永禎二人今芝林與牧塘雖從父兄弟然少相愛長相學芝林不幸早世牧塘力欲不死其兄不遠千里奉其詩以辱于鄙人凡皆方氏之所謂稱其情而非一世之所常有也然則芝林生平必有以異乎人人而非詩之所能概矣余顧以詩故求諸合離工拙微邈之際不亦偭乎今爲刪削存著其稍可讀者若干篇以復于牧塘而爲之序異日一林見之其有以知余論次之意也夫

青虛山房集序

十年前與彭君允初相講爲古文一日傳鈔得定興王芥子先生之作讀而善之時芥子方罷職再起修書允初爲書抵京師述所以慕仰之意求其全藁逾兩年不報而余遊太學北行允初屬余親見芥子而求之及余至京師芥子雖猶無恙顧已謝事郊居自屏不輒見客余所識惟上海曹劍亭先生是其故交時與博奕飲酒稍能見之因以語劍亭劍亭曰嘻乎芥子之無意於文久矣子奈何索其已棄之敝屣哉頃之芥子歿余婦翁曹公爲東城指揮承部檄追償芥子官逋鉅萬余爲盡

然動心將恐其子孫失緒遺文不復可得矣嘉慶三年青浦王侍郎以其文集示余槪集中所爲芥子先生墓表乃知芥子故侍郎舉主侍郎實收其藁因從借得凡二十四卷雖視余與允初前所傳鈔增多數倍其醇然可讀者則自余與允初前所傳鈔外蓋無幾也觀芥子自述蓋其生平撰作本自不多又矜愼致功于修詞字字句句無敢容易匿亦不能多也然自宋以來若羅鄂州王長宗數家者文有少而不可廢芥子又安在其多哉余今爲取其文十之九詩十之五編爲靑盧山房集若干卷雖未能梓行聊使人間有副而歸其本侍郎並

爲序其緣起以待他時好事者傳之而惜乎允初之不及見矣烏虖士有讀書耿介不自浮湛于俗者常苦不遇遇矣而天時人事往往多端進不能紓其所欲爲退不敢書其所欲著逡巡俛仰怱已終身雖或老壽顯榮而卒與夫夭閼不遂者同歸是果何爲而然哉若芥子者早歲登

朝出爲藩牧入校秘文以凡情論之寗可謂不遇乃自託於博奕飲酒侘傺無聊以死既死而遺藁僅存若滅若没雖余與侍郎區區錄而藏之其終獲有聞于後與否猶聽之懸懸未可知也余序芥子文不禁於邑傷懷

者久之

太平寰宇記補闕序

曩聞龔君景瀚在京師劇譚地理之學予不好考訂而于地理書尤疎因謂龔君何不注班書地理志班志不獨詳古今沿革併其形勝風澤遷流之所以而著之作史者稟其法說經者援爲詁不較勝他書之專固乎龔君曰然哉子雖不講考訂非數十年讀書不能作是語矣維時龔君方借鈔太平寰宇記一書慨然欲資以注班而憾其闕佚相與洽商往復已而別去于今十餘年不知其書成不成也日者南昌萬君承紀遇予揚州爲言太公芝堂先生刊校太平寰宇記其原闕河南道四

及江南西道卷十一至十七八爲自來藏書家暨
秘館所弗具者亦皆補綴成本因以其書貽予條條井
井犂然粲然蓋太平寰宇記今本所闕而見之他書者
亦既蒐緝靡遺間有旁摭亦皆斷以宋初之書自非先
生收藏之富瀏覽之勤用功之篤烏能臻是予考樂子
正生平著錄宋史所載數贏千卷今雖不盡傳要非鴻
覽博識貫徹于辭章考訂兩家之間無緜攀逮其津涯
昔班昭之補孟堅氏其書孟堅氏若也褚少孫之補子
長氏其書不于長氏若也蓋必其源同然後其流合先
生惟有子正之才之學故能補子正之書而使讀者忘

乎其非予正之書是豈專固溝猶者所能與乎其間哉
予未得見先生而習遊于承祀知先生康强老壽著書
之願甚長嗣是出其饒衍以飫海內學者之望正未有
已予既荒嬉墜學而龔君久在兵間困于官事度未得
從容講業往所咨齋悵惘而莫從措手者一旦于先生
獲償焉其快有不勝言者遂書以為之序

大清一統志表序

古之學者方物出謀發慮莫不通知今古其大要考諸古者略講于今者詳司徒十有二教其十曰以世事教能樂正崇四術今所謂詩書禮樂在當時實不過本朝掌故士無讀書而不識時務者亦無好爲吏而不説學者及其衰然後高譚荒古而神農黃帝之言以出夫其爲神農黃帝之言宜非漫然必且持之有故而據之有說無疑也然而聖賢者辭而闢之則固不專以篤古爲長聖賢之學有所稽諸古亦有所效于今耳凡今言地理視天文爲難天文有數可憑千歲之日不難坐致地

理非多讀書不足以知古非目驗不足以知今而不知
今則讀于古者皆爲無用余嘗行經東北邊歷上谷漁
陽其地名或滿洲語蒙古語卽偶亦漢名而咸非其舊
因舉古所謂檀州者以問其土人而莫知也毎當山川
阨塞茫昧指尋欲作一詩輒便中止歸而考之圖記方
識當今某地在古某名因是恍然念古人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之所從來又慨然歎書生無用非獨政事然也
葢雖文章未有不通世事而能爲焉者南昌萬芝堂先
生旣補太平寰宇記所闕又精刋大淸一統志表綴其
後俾學者尋覽古牒知今所隸雖未目驗有若身履志

形勝者辨其疆域考故事者審其沿革則文人學士登山臨水極目抒懷一篇一句亦得確疏精據而不謬于遣辭夫既稽諸古者甚詳而其講于今者又罔略焉不亦善物乎雖然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誦訓掌道方志道方慝先王所為勤勤焉豈欲資學者以博古通今之譽哉禹貢職方大抵多王朝官儒學者尊之以為經歷代史家志地理散在其帙倉卒未易蒐討學者即是書而究觀焉有以得其都鄙稍甸郊里之大凡有以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分數因此周知其疾苦而經悉其機宜則所以權古今之變者在乎是兵農大故亦將不貿

于施儒者且有效于天下是則先生著書之意也夫

洴澼百金方序

洴澼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其分門十有四曰預備曰積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淸野曰險要曰方略曰號令曰禁約曰譏防曰拒禦曰營陣曰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第條目甚詳作者自隱其名曰惠麓酒民卷首凡例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删併成之雖非古書而平實簡要坐而言皆可起而行荀卿子曰法後王漢文帝曰度今可施行者如其兼旄鉞守封疆謀人之軍師舍是其亦無繇問道也矣自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天下秘書稍稍出見而書禁亦嚴

告訐頻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於家惟恐召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比歲兵興東南海患日出士大夫習享承平倉皇迷悶頗欲訪尋曩牒以為前事之師而書之存者無幾或猶匿不敢獻或又因而居奇烏虖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理固然也余前為華亭校官當事者屬購求明人籌海圖編及武備要略二書余僅獲籌海一編其武備要略雖訪得之淮陰翔價百金力不能償悵然遽已是書雖出明之中晚所列皆攻戰之策防守之具或古人已行之效或今人揣敵之方了無一字干礙徒且深沒其文不獲二

人則夫作者之用心苦矣書既鈔本無副嘉慶七年冬余還自揚州覩之於金匱訓導趙君基攫而取之慨然念近世士大夫以科目進其精力盡於時文不知讀書其間有讀書者則又湛溺于訓詁考訂之間高譚漢學老死卷軸與之言兵斷斷必出于素書黃石握奇太白陰經微文奥義駴智驚愚而通于古者窒于今長于論者短于用一旦臨事其爲錯愕周章五色無主均也誠能卽是書而反覆之討論之縱未必諧機應節悉合權宜要之措手有從隨材規畫非無少濟抑何至登城墮魄聞陣喪心見嗤于揭竿之徒流誚于縫掖之士哉鈔

本原未有序乃爲序之其前以告方來

余序此書以不得作者姓名爲憾日者老友錫山秦小峴渡江相訪信宿樗園謂是其鄉人袁宫桂所著宫桂諸生偃蹇不得志以卒十餘年矣其生平隱於酒故自號酒民今鄉人子弟相與共鈔此書往往得善價以售於外而作者不享其利亦并不著其名尤有足慨者附識於此俾他時得其本者知之嘉慶八年閏二月惕甫自記

重修族譜序

吾家譜一修于文恪公再修于從高祖爾承先生畀三修于族祖晩壑先生世鈞及是嘉慶七年晩壑先生家居老壽又更修焉三百年中凡四修而爾承先生所修支譜初未通行于族中實不過文恪公一修晩壑先生前後再修之耳中間曠隔久遠旁皇蒐討積之以父子再世之勤蓋成之難若此慨自宗法廢而譜學興門望衰而譜學又廢古今世變之無如何者也況乎無寸田以收族無尺籍以系宗昏殤遷徙之不相聞生卒葬埋之無可考而又謀之于不學之徒操之以無筆之士銘

狀表傳去取失當豈惟成之難蓋雖成之而亦無足觀也已始曉峯先生前譜之成在乾隆癸巳先大父爲序未成而卒芑孫年十九自以學淺未敢妄續第以殘藁奉先生其後先生付或者足成之今刻于譜中其他貴公作序亦多屬託芑孫心觖焉及是乃稍稍裒錄一二掌故入之而于前本之所宜刊削未能釐正猶如故也越歲先生遽歿其孫仲瀬與族叔父熊伯以書抵芑孫于揚州告成事并屬爲序伏念唐以前朝廷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宋廢其制而歐陽蘇氏援經起義創法自我要其人類皆賢有文非塗巷之人所能以私意

爲之出入也芑孫不幸材下位卑不爲族人所信從譜牒之修無宜談謝顧直聽其見笑四方猶且爲序以挂名其間豈不傎哉惟是宗衰俗敝日失其序三百年中僅得一晚甃先生者淳心力義勉成是舉而必欲屑屑講求其得失疑乎不成人美而有以沮後來爲善之心且芑孫亦旣倦游矣異日者果獲杜門尚當竭其區區不肖之力別爲編定勢不得不假是書以爲篳路藍縷則夫晚甃先生所爲勤一世以盡心于是者功亦有所不可沒故卒書此以冠于編

青芝山館詩集序

有言之所及有言之所不及言之所及而有其所不言者存焉言之所不及而有其所欲言者出焉詩之教固如是其溫柔敦厚也顧有謂發憤所作發憤者溫柔敦厚之作而致其極者也審是得吾友臨川樂蓮裳而有所伸吾說於天下蓮裳蚤入京師稱於京師也久出遊齊魯吳越遠之楚粵稱於齊魯吳越楚粵也久余獨未之獲見自頃二三年往來揚州相與嬉遊盤礴上下習其行事有以得其人又出生平所作五七字長短句讀焉而有以得其詩比者辱以詩來屬爲之序蓮裳之詩

冥索圓間顯豁象外氤氳而成天嶠而出無善醜貞淫正變而一肖乎其事之所適然無淇孅抗墜紓蹙而一稱乎其情之所必達不自知言之所及與所不及而其所欲言所不言者常使人悅然遇諸天游抑豈非善為言者乎劉向之論詩曰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揚雄曰志莫辨於詩夫非溫柔敦厚之至乎其極何以思何以積何以流有其思焉積焉流焉者因以發而為憤遷之所謂發憤亦雄之所謂辨志云爾有蓮裳之志則必有蓮裳之詩蓮裳之志非一世之志即其詩非一世之詩由是發德宣功上以推揚

國家懿烈扶樹理本人事浹天紀君得志於時之爲之也由是集微撰著下以申告民間疾苦風曉在位不得於時之爲之也蓮裳於今天下爲有數人物年盛力强方當出乘時會爲龍爲光以爲
聖天子分憂導福秉職程能吾無以測其所至又烏乎序其詩之所極也哉或曰子之稱蓮裳至矣獨無可以進蓮裳者乎余曰非也以吾序蓮裳詩是謂以竝世之人而序未已之業者也以竝世之人序未已之業而欲待以伸其說其稱之也其進之也蓮裳知之知蓮裳者知之矣

樂儀書院課藝序

儀徵古眞州地去揚州府治五十里綱鹽之隸淮南者萃焉

國家設監掣批驗官莅領其事儀徵之有書院自乾隆三十二年故韓城進士衛君晰駿知其縣實創營焉而仁和沈椒園先生爲之主講督學新建曹文恪公取雅詩之義名之曰樂儀頌之衛君去而院垂廢歸其事鹽官中間興替以時獨爲之山長者多聞人以是樂儀書院聞天下今都轉運使南城曾君奉

命莅此懷文敦素雅意作人自公之暇討尋德藝凡書

院之隸鹽官者若安定若梅花咸親與程課歲登下之後門孤進一句之奇一篇之警咨賞流連薦寵甚盛以是衿佩嚮風四遠輳至書院之設莫盛東南東南之書院在今莫盛于揚州斯其效也樂儀地少遠不能與安定梅花皆爲日省月試而歲必一二至亦以其間次第舉嘉慶辛酉芑孫奉諱近遊君以講席相屬辭不獲命忝冒居之明年君又增員擴費繕新院舍及玆三載既飭既完君以大府薦將

朝京師于是裒錄諸生所課尤雅者刻行之夫彊學待問閉戶自精將出其業以質有道此固諸生之志而非

君之所欲自名也然自下車來君所嘗勤勤規畫敷施於是者其流澤所暨宜非一世二世不可無書於後予是官斯土者監掣同知巴彥岱君權監掣事畢君渠批驗大使倪君汝煒權批驗事張君國華監院教諭邵君光鈐署訓導徐君石麟各以其職交贊成事而芑孫亦與執筆焉惟是備學非敏弗明無能以道得民與諸生共進於古區區文辭之末猶恐鑒別失衷淄澠易視無以褒四方譚藝者之聽觀而饜其所望爲之序有餘媿焉

雪杖山人詩序

芭孫之少也猶及見長水鄭誠齋贊善贊善在當時負文章盛名而未始知其有從兄雪杖山人及是山人之子師尚年七十餘矣不遠千里寄山人詩求序余不識山人徵于稱山人者則曰山人以疎狂負累世俗阨窮以死其生平悲憂愉懌嬉笑怨罵一發于詩淋漓在紙余讀其詩信然然狂簡之說發自聖門古狂今狂流連寤歎聖人蓋嘗求狂焉而莫可得也晚近俗媮不狂者入焉而以爲狂于凡束脩砥行之士弗苟隨俗爲俛仰俗必病之然雖病之欲毛舉其過而無可舉也即一切

以狂加之余觀自古文章若李杜韓蘇未有不狂而能成焉者驗諸並世名狂之士縱或其人嶔嵚儻蕩未有不較勝于俗者然則山人雖不識余余固有以識山人矣山人詩出入于昌谷山谷賅孕旣博取逕于生奥當其得意往往輪囷離奇譎幻不可方物去人絕遠宜乎世之相與狂山人山人亦庶幾克副其名而無媿焉已迹世之所以相與併力狂山人不過欲困山人以窮且死贊善在當時亦以能文章不善俛仰仕不遂然狂差不逮故俗猶羨其遇差勝今日者山人往矣贊善亦往矣所爲差勝者安在而且山人之詩轉先贊善以行于

世匪特師尚之篤思前美追孝可稱即前時相與併力以狂山人者何啻非併力以張山人也哉余世所稱狂者徒也益嘗深惟其義恧怩焉而不敢承故于山人發之而直亦以狂加之爲山人任其名使夫隨俗俛仰者之欲貌于是而弗得也

王孟公詩序

余爲華亭校官以詩古文求士日惘惘無所嚮意外從他人扇頭讀王孟公詩詫何之曰此華亭生也余大驚歸檢諸生之籍無孟公名然後知孟公以老病去諸生久矣孟公所居迴遠在東門外不得往乃問以書孟公亦久病蹇足不克來以詩報余其詩多生奥拙澀之趣縱未知與古作者何如要力期于自立不因循則固嶢然非羣羣者之所嘗志及矣明年孟公强起過余寒暾困衰而健談善論事眉宇意氣之間可想見少年精悍時探其中有耿耿老大不然者余用是歎孟公之不同

俗微獨在詩惜無有人焉及其少年精悍以矯厲發揚之乃俾坐老天涯海角併一區區諸生之籍而亦涕唾之與俱遺也頃之余解職去又四年孟公歿于里其里人刻其詩謂余知孟公寄余求序自古窮鄉偃蹇不得志之士必有一二鉅人長德激昂其間因以出聞於世其或不聞於世而篇章姓字無致泯絶僅垂于後猶足以興起方來而慰安其所未及見知者晚近之所謂鉅人長德其用意或殊焉往往務爲苟同閭閻凡子孰所習慣偶見夫一二翹然負異者則不問是否相與非笑而其嗤鄙之烏虖此其流失敗壞葢又不獨浙東爲然

故余於浙東所接士之牢落而不振者苟一行足書一辭可紀咸載其姓名以著之天下夫以余之寡德尠聞非徒如古稱揚子雲祿位容貌爲世所忽易自審亦誠無繇以張之也顧於序孟公詩有睠然其不容終已者雖然此豈直爲孟公輩已哉

紫雲山房詩鈔後序

汾陽曹慕堂先生官宗人府丞時芑孫方在京師未獲侍遊其後與令嗣給事中君相善始過所謂紫雲山房者老籐蹇蹇蟠絡滿架棐几木榻宴豆清素僮僕疏野想見先生之風流焉先生歿十七年芑孫客授江淮給事中君寄先生所爲紫雲山房詩鈔命爲序詩故有大興翁先生序之矣古者一書不兩序而詩所附存誌銘表傳皆極海內一時之選近世公卿所得文辭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芑孫復何加焉無已爲之後序惟先生以質行重公卿間其學嚴于辭受取予反本自求以治生

爲亟從刻苦堅忍中勤身厲志見義必爲蓋古之所稱篤行君子而詩其餘事也先生既不以詩自名而所見諸詩者肫樸淸老具有韓白杜蘇之風豈所謂道足者文不難而自至邕孫自束髮稱詩不問家人生產垂老求食篇句彌荒追悔無術讀章進士學誠所紀先生生平語以爲學者厲厥隅而鄙治生匪啻率天下而禍仁義始憾當時不獲奉教于先生無繇自拔于飢寒而亦遂至今無以昌其詩誦先生詩轉益心折于先生之學矣先生詩漫不收拾佚失者多故所錄止于是然即其所存之少可以知先生未嘗以詩爲事未嘗以詩爲事

而詩已精造若此果何爲而然哉今日詩人遍天下娛
弄風華耽翫歲月動盈卷軸而于道槪乎未有聞焉如
茝孫亦其一也微特先生之所以爲學斷然爲學人之
所宜勉卽先生之所以爲詩亦固詩人之所當聞遂書
其說復于給事中君俾刻之以繼章進士後

汪子二錄序

始余年二十餘居里中爲文辭里中人共嗤笑之惟故彭允初傾心相引重晦明風雨往來相樂也因是允初所前契若故汪大紳汪明之輩皆從往復而大紳尤喜余文旣余北遊十餘年允初歲歲通書爲言大紳每得余塞上諸詩輒擊案叫絕頃之來告大紳之喪謂大紳所著書百五十年文人所未有不可無傳將一一裒寫次第刊行之先以所爲序跋寄余審定及余還自京師允初亦歿獨明之猶在相與慨念往事求問大紳遺書莫得也諸君爲學出入于儒佛大指欲撤兩家之藩而

通其閾其所講于文者各不同莫不根極理要有會于
古大紳最長于議論亦最年先于朋遊中最爲老師江
西魯絜非山東韓公復主宋儒之學往往心不然其說
相持辨難嘉定王光祿青浦王侍郎學不專主宋儒或
言佛或不言佛要不盡與大紳合而皆折服大紳爲文
無間言允初所裒寫大紳遺書曰汪子二錄曰三錄曰
詩錄曰文錄皆許爲之登版僅終三錄而允初化去故
三錄孤行于世餘槀散佚後四五年濟南方坳堂得其
詩錄于潘榕皐農部續行之惟二錄文錄罔知所在及
是去大紳允初卒十餘年去明之歿亦且六七年余始

得大紳二録稾本于允初之門人江君沅江君言大紳文録叢殘未理惟二録爲其論學本旨二録不傳即三録之言亦爲無據且清本易刊也余乃擕之揚州刻行之而歸其版江君諸君之學孤絕于世世不能無河漢其言雖余猶及上下其議論顧當時亦徒用文辭相取質非能究竟其義追極于二君所謂天人之際者今第刻傳其書以慰作者平生之願完余後死之責若其論學是非後自有從而考定之者非余所敢阿私余又以悔明之之叕蹉跎未遽徃收其藁而允初諸書至今猶未盡出於世爲可悲也

泖東詩課序

余爲華亭校官未久輒去去之久而諸賢不余遐棄歲歲以所業寄余或四三年五六年余亦間過泖東相與登山臨水盤桓歗歌忽忽乎忘其顏鬢之改也及是諸賢刻所業以行爲之序曰百年以前雲間壇坫海內所望走先之以陳夏繼之以張王風流故未沬也獨余爲校官之日適當曠絕士各挾墨卷一通咿唔白首束書不覯蓋其廢之別有自一廢遂不可復晚進英流末由孤起青浦侍郎方家居有小雅詩人悠悠我里之思時時以振拔望余余亦亥不自量攘臂其間條理未具恝

然解職然自余之舊其說遂有一二信從之者聯蹁輩接後出益勝今課中諸賢或非當時余所及接而推襟送抱遥相答於荒江老屋之中余亦賴諸賢以破其岑寂焉夫余之所講于諸賢非獨文也顧士欲相敦以古處相勉以古義非文奚入則文其志也固不可以無刻豈謂區區是刻遂足以滿余所期而厭四方之觀聽哉凡物之無藉而興者後必有繼而盛濫觴之源流爲河濟方寸之蘖蔚成豫章寖假異日有陳夏之徒者之復出而余與諸賢在前茅慮無之列即是課何遽非泖東文獻之一徵乎余少子嘉祿生于泖東今年十八亦能

執筆與諸賢相應和故并附其作余往來洲東二十年
其間聚散升沈存殁之感不可勝言而余竟老矣以與
之之難而願繼之者之有其人也于是乎書